

報紙通常也會在當天發表聯合社論。但是在在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一日，却未舉行任何慶祝，也沒有聯合社論。由於這些不平凡的現象，許多中國問題的觀察家認為：中國大陸上一定發生了不平凡的事件，使北平政權放棄這種重要的慶祝。

至於說尼克森總統的訪問中國大陸對於兩方的利害得失如何，則看雙方的解釋而定。綜觀上海公報的實際結果，此一公報實為同意雙方做不同意的

事情。它並未解決任何重大問題……但却震驚了日本、南韓與泰國的政府，並使各地愛好自由的中國人失望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：美國政府的信用與善意已經受到懷疑。要恢復這種傳統的信用，需要長久的時間與許多實際的行動，才能使亞洲人民將來會相信及信賴美國的條約義務。

# 美毛關係與亞太變局

陳紹賢

近一年來，美毛由「上海公報」到此次的「聯合公報」，雙方關係的發展，已至互設「聯絡處」的階段。「聯絡處」的名義與實際如何？作用何在？都須從華府的正式文件去求了解。當前美毛關係形成的因素，實際情況的分析，對亞太地區的衝擊，對美國利害安危的影響，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。當此各國執政者造成媚共逆流泛濫之際，我們固須加速自強措施，也應以各國民間為對象，展開海外工作，突破現狀，挽回局勢。

## 一 季辛吉解釋美毛「聯合公報」

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率同專家克萊恩 (Herbert G. Klein) 等八人，於今年二月十五至十九日訪問北平。他們回美後，二十一日華府與北平同時發表「聯合公報」。

這一公報除首尾套語外，內容寥寥八句。它的要點：再度肯定去年二月「上海公報」上的原則和承諾；表明雙方擴大各方面的接觸，就發展貿易、科學、文化和其他交換的具體計劃有所協議；聲明「為加速此一進程及改善意見溝通，經協議於最近將來，雙方各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一個聯絡處。」(註一)

註一)

美毛關係與亞太變局

該公報發表之同日，季辛吉在記者會上對公報的要點及其攸關的事項，有所解釋。他說：「聯絡處處理貿易及所有其他事務。除了嚴格正式外交方面的關係外，該處有辦理全部關係的事權。」又說：「聯絡處當然不是一個正式的外交機構」；「它的首長的正式官銜是處長」；「雙方都不給聯絡處以任何正式外交的地位」；「該處的人員享有外交的特權，也可使用密碼與本國政府通訊」。(註二)

季氏指稱，為使關係正常化的願望具體實現，雙方同意採取若干步驟：中共已通知我們，在我們自越南撤出的同時，他們將釋放兩名被俘的美國軍官；周恩來說，唐尼 (John Towney) 的行為良好，今年下半年，他的刑期將予覆審；美國私人要求中共給予補償及中共在美國被凍結的財產，這個相關的問題，在近期內進行全盤談判，下週國務卿羅吉斯與中共「外長」在

巴黎開始討論。

關於雙方增加交流，季氏說：對方同意於今年內邀請費城交響樂隊、醫藥團體、科學團體和中小學教師團體前往訪問；美國參眾兩院議員、體育團體、業餘籃球隊、游泳和潛水隊，也將被邀增加前往訪問；中共將把紫禁城的古物運美展覽，大約在明年；他們將派遣水土保持專家、昆蟲荷爾蒙專家、高能物理學家和體育隊來美訪問；聯絡處設立後，可能發展進一步接觸，并加速整個程序。

記者發問，關於台灣及駐台美軍，有無達成任何協議？季氏答道：「關於台灣問題，中共當然與我們的看法不同。他們說出他們的意見，我們也表示了我們的一般承諾。我們當然要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係。駐台美軍多寡，不是談判的問題，但將視該地區的危險程度，按照尼克森主義的全盤考慮，加以調整。現在并無任何立即撤軍的計劃，但將作定期的檢討。」（註三）

## 二 美毛關係的剖析

去年二月，尼克森訪北平時，曾向毛共提出雙方互設貿易代表團，或為其他名義，或為聯絡處。毛共以華府有我國大使館存在，而拒絕美方的建議。此次周恩來主動表示要互設聯絡處，國際間的一般看法，都認為是毛共對美的一種讓步。

唐尼是美国中央情報局的職員，韓戰時墜機被執，被判處無期徒刑。毛共剛聲明將於今年下半年覆審該案，兩週後，突以姑念唐母病重為詞，唐尼已於三月十二日獲釋。

對上述兩項事實，國際間有認為那是毛共急需與美增進關係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。而其出此的主因，是感於邊界受蘇俄軍事威脅的加重。三月十二日，廖承志對日本「讀賣新聞」駐北平記者發表談話，指控蘇俄沿邊界增兵至一百三十萬，日本還要為它開發圖門石油，供它侵「華」的飛機和軍艦加油之用。這些話暴露了毛共亟圖聯美制俄的惶恐心情。

但是，國際間却多忽視毛共目前急謀親美的另一主因，是為提高它的外交地位，及滲透顛覆活動。

華府對美毛關係的前途，還抱着幻想的態度。三月十五日，尼克森宣布

任命布魯斯 (David K. E. Bruce) 為駐北平聯絡處處長時說：

「我們相信此舉（指設立聯絡處）是走一條更長路程的起步。在這途中，我們與他們將有各種歧見。但有一點，那就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與美國為着太平洋和世界的和平，及更好的關係，雙方利益一致的緣故，而能共同合作以赴之。」（註四）

對「和平」的觀念，毛共與民主國家絕對不同。韓戰期間，毛共對「反美援朝」所喊出的「和平」口號，就是「打倒美帝」。毛共支持北越南侵，也自詡為「維護印支和平」。今尼克森對美毛關係所持的這種態度，還是不夠了解毛共侵略的本質，而為其手法所眩惑，致發生這樣的和平幻覺。

撇開和平的幻覺，只就實務上美毛的關係來看，美國於利害得失的權衡上，是否可以樂觀呢？

先看貿易問題。華府對此，還持樂觀的態度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尼克森向國會提出國際經濟報告書，其中提到：美國對中共的貿易關係，一部分要看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未來進展而定。這是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呢？

據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記者亞爾登 (Robert Alden) 報導，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底，美毛的貿易總值為七千零三十萬美元。此外，美國訂售給毛共十架七〇七波音噴射客機，則共值一億五千萬美元。（註五）由此兩項數字，可知毛共需要購買美國的是飛機、機件和電子通訊設備等。中國大陸的人口固多，但他們的購買力很低，而且沒有購買的自由，所以可能給予美國市場是很窄的。在毛共的絕對統制貿易政策下，這種情形不會改變。

從毛共對美的可能輸出看，中國大陸在毛共的勞力統制制度下，賤價勞力生產的廉價貨物，勢將加速流入美國市場。如果曼斯非特參議員 (Senator Mike Mansfield) 的主張——毛共對美貿易應取得最惠國待遇，能成事實，則其帶給美國經濟的傷害，將較日本為尤甚。

擴大各種交流，也可能給美國製造更多的危機。美國明斯仁替樞機主教基金會 (Cardinal Mindszenty Foundation) 對近來毛共透過與美交流，在美國各地展開的宣傳煽惑活動，有所查察，并在其印行的「紅色路線」(Red Line) 揭發了毛共的這些陰謀。今華府既與之協議發展與加速那些交流，就應提防被利用作在美從事間諜的活動。但是，公開社會的美國是防不勝防的。尤其是對於毛共的科學和文化團體的訪問，研究人員的交換，可能

引發的危險，更加可慮。

### 三 亞太地區之受衝擊

結束越戰的協定簽訂後，當停火有名無實、戰爭仍在進行之際，美國參議院許多議員就在醞釀大量削減海外駐軍的提案。儘管國務卿羅吉斯重申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條約承諾，副總統安格紐訪問亞洲八國，分別表明美國維護亞洲和平的決心，但若干亞洲國家已表現對美信念的低落。到了此次美毛「聯合公報」發表，這些國家不但對美失掉信心，而且進一步謀求與毛共勾搭了。

當前的美毛關係，對亞太地區的衝擊，已顯現的事態，可就有關亞太理事會、東南亞協會和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情勢，加以觀察。

馬來西亞於此次亞太理事會（ASPAC）常務委員會開會的前夕（三月十二日），宣告退出該組織。它的外交部發言人還宣稱，大馬此舉是進行與北平建交的部分鋪路工作。

日本是歡迎大馬退出亞太理事會的。英文「日本時報」三月十六日的社論說：馬來西亞的退出，使得東京如釋重負，因為日本可免首先採取此種行動了。（註六）外務省也曾立即指出，預定於本夏在曼谷舉行的該會第八屆部長級會議，將難召開。

亞太理事會中三個已與毛共建交的國家，對該會的態度相當接近。澳洲不參加此次在曼谷舉行的常務委員會會議。它的總理惠特林（Gough Whitlam）聲言，他們將不參加今夏該會的部長級會議，但無意立即退出該組織。他也曾表示，需要尋求建立亞洲地區合作的新組織。

紐西蘭派它的駐泰大使館參事出席該常務委員會會議。它的副外長說，他們無意退出該組織，但該組織需要重行改組。

日本派它的駐越南公使出席該常務委員會會議。外務省表示，他們了解大馬的退出，是衡量過最近國際情勢的發展。三月十四日，田中在上院預算委員會中說：日本應等待亞太理事會的性質自然改變，到適當時機，須成立一個新的組織。

此次舉行過的常務委員會會議，對下次召開部長級會議日期不能決定，是

由於日、澳、紐的阻撓及泰、韓、菲三國的猶豫。亞太理事會之瀕於瓦解，遠因固多，而其主要近因，顯然是美毛進一步的勾搭。

日、澳、紐三方據議中的新組織，都有包容毛共、北越和北韓參加的構想。如果將有此種狼羊混合的組織，而能和平共處，那就是奇蹟了。無論如何，蘇俄可能加速它的亞洲集體安全組織活動。如果情勢如此發展，則亞太國家受毛俄鬥爭的影響，而分裂對抗，將無止境。

在此次季辛吉訪毛期間，東南亞國家協會（ASEAN）五國——泰、菲、星、馬和印尼的外長在吉隆坡舉行會議，決定擴大協會的範圍，邀請南、北越、寮國、高棉和緬甸參加，而成爲包括東南亞十國的共同組織。此項決議，顯然因爲越戰結束，美軍勢將逐漸退出亞洲，美毛關係可能更有進展，五國爲着目前的自保，不能不放棄原有的反共或非共的立場，有進行拉攏共黨的北越，親共的緬甸，及共黨勢力正在增長中之寮國和高棉。

如果此種擴大組織的計劃實現，那末，在這十國中，共黨勢力的結合，無論其背後的支持者是北平或莫斯科，不僅會破壞大馬等的東南亞中立化計劃，抑且將助長原有五國中的共黨勢力，而擴大其在各該國內的顛覆活動。

東南亞公約組織（SEATO）也將隨美毛關係的發展而瓦解。這個於一九五四年由美國倡導而建立的反共組織，是以圍堵毛共侵略爲其主要的目標。自從巴基斯坦退出之後，美國仍以履行該公約的義務，爲其軍援越南的一種理由。

但由於目前情勢的演變，美國國會中主張對毛共作進一步姑息的人們，也有倡議退出該公約組織的。例如，上面提過的曼斯菲特參議員，他於三月十五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發表的演說（註七），及同民主黨眾議員賓哈姆（Jonathan Bingham）向國會的提案，都認爲東南亞公約組織已是時代的廢物，美國應行退出，或予重新檢討。（註八）

東南亞公約組織八國中，巴基斯坦已退出。英法先後承認毛共後，對該組織的態度都很冷淡。最近澳洲和紐西蘭已與毛共建交，且在進行一個包括毛共在內的亞太組織。菲律賓和泰國早已與毛共有所接觸。剩下的美國，它的國務院固曾表示美國將繼續維持該公約組織，但由於尼克森主義的實施，最近對毛共姑息措施的進展，加以受其國內親毛勢力的逼迫，似已無能維護該組織了。如果美俘獲釋得到相當的結果，或中南海島暫無軍事的突變，或

美國感覺不需再維持在泰國的基地時，它是會聽由該組織自然消逝的。

## 四 我國的自強與因應

今日亞太國家的動盪不安，而顯現此一地區的危機重重，主因所在，無疑地是美國對毛共政策的改變，由於過度注重目前的現實，而犧牲確保和平的基本原則，有以使然。

美毛關係已進至實際建交階段。此一發展，除博得美國內外姑息主義者的喝采外，客觀事實表現的，却是助長了毛共對外統戰的聲勢，加深了俄毛關係的緊張，尤其是喪失了盟國和友邦對華府的信心，因為它們都受到或多或少或少的衝擊。在此情況下，以重信義守原則為對外政策基準的中華民國，當然是受害最大的。

我們對此橫逆之來，只知檢討自己，策勵自強。對於盟國與偽政權互設聯絡處的協議，只由外交部發表嚴正聲明，誓言不予承認而已。

季辛吉於美毛「聯合公報」發表後在記者會上聲明，美國仍將繼續保持與我國的外交關係。先是，二月廿日，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(Marshall Green)聲明：「我們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與防衛義務的意向，不構成美國與北平改善雙邊關係的障礙。」(註九)

此外，在此期間前後，美國採取幾種行動，以增進對華的軍事及經濟關係。舉其要者：一、華府宣布已與中華民國政府協議在台灣聯合製造一百架F5—E式超音速戰鬥轟炸機；二、美國商務部策動的美國企業家訪華團到達後，他們對我國石油、化學、鋼鐵和鐵路電氣化等建設計劃，已與我財經等部門會商，確定了投資和技術合作；三、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克恩斯(Henry Kearns)再度來華，商訂對我公營民營企業的資金融通計劃，以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。

上述華府對我國而發的「言」和「行」，有人說是「結新交而不背老友」，也有人說是「玩弄兩面外交的手法」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要能積極自強，以立於不敗之地，邁向復興標的；目前也須善於因應情勢，擊破毛共陰謀。我們的政府正在推行的革新政治，發展經濟，加速農村建設，增強社會安全措施等等，都是向着莊嚴自強的大道，去充實我國的國力。在此進程中

，我們也應加強對外因應的措施。

目前最要緊的因應措施，當以粉碎毛共的統戰詭計為目的。毛共運用「認同」與「回歸」等口號，以欺騙我海外的僑胞；放出要求公開或秘密談判的囂語，以蠱惑世人的聽覺。我政府除已有迭次的嚴正表示外，還需要隨時隨地運用心理戰略，因應制宜，以擊敗毛共的統戰攻勢。

國際間媚共逆流的泛濫，每由於各國當政集團短視自私的行徑所激成。但是，各國的人民大都是愛好自由，同情民主友邦，反對共產極權的。年來承認毛共的各國政府，每受民間輿論的指責，或見諸公開的言論，或予以我道義的支持，在在證明了，中華民國的處境，是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的。這是我們可因應運用的大好形勢，以突破現狀，挽回機運。為此目的，有須動員全國才俊，有組織有計劃地分赴海外，展開國民外交活動，協進政府的對外工作。

六二年三月廿六日完稿

- 註一 Text of U.S.—“China” Communiqué, Feb. 22, 1973
- 註二 Kissinger, February 22 Press Conference, News Back-grounder, Feb. 23, 1973, USIS, Taipei PP. 3, 5, 9.
- 註三 Ibidem, P. 5.
- 註四 President Nixon's March 15 News Conference, News Back-grounder, Mar. 16, 1973, USIS, Taipei, P. 2.
- 註五 U.S.—“Chinese” Ties Improve Slowly, New York Times, Jan. 22, 1973
- 註六 ASPACS Future, The Japan Times, Mar. 16, 1973
- 註七 Mansfield's Speech, Mar. 15, 1973, Washington, AP
- 註八 Bingham's Proposal, Mar. 15, 1973, AP
- 註九 Marshall Green Talks on U.S.—“China” Relations, News Back-grounder, Feb. 21, 1973, USIS, Taipei, P. 4